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一百四十七

翁萬達

楊博

翁萬達字仁夫楊陽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權稅河西務外戚屢雲侯周瑛錦衣指揮蔣山令家
僮置肆因公私利萬達劾奏之詔革其肆抵家僮罪
巡撫周期雍議撤還卒萬達持不可為期雍所劾下
戶兵二部議卒直萬達再遷部中賑荒裁輔以勞被
奪出為梧州知府時戚寧侯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為
虐萬達縛其尤橫者杖繫之鸞為斂戢閱四年聲績
以著會朝議將封安南推萬達廣西副使專辦安南

辛萬過請於總督張經曰明詔討賊臣莫登庸懸軍
深入難以得志登庸又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
罪安能獨問我今憑祥州土舍李寰弒其土官珍思
恩府土目盧回以復土為名煽九司從亂龍州土舍
趙楷殺其從子熾煖又與田州人韋應相結殺熾弟
寶斷藤峽徭侯公丁負固尚稽天討此曹桀驁無不
同惡共濟一旦約結為內應我且不自保安能討賊
惟先禽此數人然後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
之所為於是誅應寰禽回招還九司誘楷杖殺之而
立其子保捕繫訟公丁者始致公丁執緒坐以兩軍

夾擊賊巢破平之又議割四峒屬南寧峒豪黃賢相
初逆命督府用萬達策降之登庸聞之始懼會遷浙
江右叅政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
叅政雅廣西已而毛伯溫集兵進勅萬達上書伯溫
言登庸梟雄狙詐熟于兵事款窮則翻急示之形非
計之得今日之事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憚之以不
敢不從中策也笑夷絕滅威則威矣終為下策伯溫
然之萬達前為副使時募敢死士入賊中盡得其情
下令出境與賊通者磔死籍其家至是軍龍憑間楚
旅摩師獲安南謀者丁南傑萬達解其縛厚遇而遣

斗勸，傑歸具言天朝決策進兵，文武將吏協謀并力，不可不早自為計。於是登庸益大懼，徙阬旬，伏誅。鎮南閔乞降，伯溫等承制許之，振旅而還。是役也，萬建功居最賁，不逾常格。然天子雅知其能，遷四川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二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十月，寇大入宣府，總督程鵬就遠繫，遂擢萬達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明年，萬達至，劾奏宣府總兵官卻永奸貪，副總兵姜與衰老罷之，而荐何卿、趙卿、沈希儀。可將帝遂以趙卿代永，萬達除戎器，謹偵候，明賞罰。

諸將奉約束惟謹時當防秋發卒乘亭障陰遣卒行
察勤惰入硃于油納竹筒中昇之戍卒離次者傾油
其處卒歸輒而縛請罪毋敢復離次者嚴殺降之禁
違輒抵死得一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並知教情八
月寇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表門故總兵官張達
力戰却之又犯鵝鵠谷叅將張鳳報効諸生王邦直
等戰死萬達與總兵官周尚文嚴兵保陽和而遣騎
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事
聞賜勅獎賚萬達嘉鳳邦直等死事哭而歛之厚賻
歸其棺立祠死所遣人無不感泣願効死萬達以火

器為中國長技泰考舊制以意創造砲式四種上之
朝銷幣銀二萬製以頒諸鎮從之又言邊城潰防失
在不守禦戎中策築垣近之屢疏請修築諸路邊城
二十五年議自大同東路至宣府而陽河隨地形築
牆濬壕建堡其內使兩鎮聲勢聯絡可以南護紫荊
罷李信屯北諸戍因銷幣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
兵部以大同舊有二邊可扼敵騎不當舍此復于三
邊內築牆橈其議帝不聽萬達亦奏辨帝曰大同邊
牆總督議甚具而兵部從中沮格幾悞成事其奪司
官俸半歲于是大興版築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

口諸處為墻百二十八里為堡七為墩臺百五十四
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為墻六十四
里為墩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用工五十餘日費視
初估省九萬有奇帝大喜曰兩鎮垣塹屢議修築竟
因循無任事者今鉅工告成又省帑金朕心嘉悅其
進萬達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如故又以發
代府宗室克灼等謀叛功就進左都御史明年二月
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畧曰形
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
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實二百五

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
河鎮口臺寬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
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寬千二十三里共千九百二
十四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也所為極邊也山西
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約八百里
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棹箭嶺浮圖峪至沿
河口約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
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
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
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

古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狀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畧與大同西路同馬內邊紫荆牽武雁門為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要之能禦于外則無憂于內通年賊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蓋窺堂與必始門戶其形勢大畧有如此者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併禦大同仍置兵軍雁為聲援此因寇越大同入山西遂獨築寧雁邊牆東至平刑八百里掣回大同併禦之兵棄極衝而守次邊已非建置守

要之善總固守兵不足添設太原諸處七營召募及
倉調又六萬餘人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于
兵衆力分于備多者正謂此耳宣府亦自寇犯西路
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遂空虛連年
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不下五六丈糜糧費及本
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實不貲難于持久保
守之議茲其所以為善經也外邊控敵四時皆防城堡
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長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給
秋高馬肥彼可狂逞若獲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
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

自不相慮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閩而南京師震
駭方始皇皇徵調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審固當
預擺遣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束障必資于人力之謂也寇
凡盜遠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塙則難者
亦易無塙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
者有垣塹足憑也若遇賊平曠之墟鮮不為所吞噬
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彼共也垣塹之險險為我專
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
再舉也臣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塙而不守與無

塙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
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資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
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盡成之功守邊責濟時
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
省期以彌寇孽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因條
列修邊守邊十事上之帝悉報許乃請帑銀六十萬
兩戶部以為糜費持之帝為奪司官俸遂修大同西
路宣府東路邊塙凡八百里墜工成予一子官萬達
精心計善鉤校凡塙堞近遠濠塹深廣躬加區度曲
盡其宜寇知倂嚴不敢輕犯而塙內戍者得以其暇

耕牧三鎮未黍蔽野行旅終繹遺賫亦日省矣方萬
達未至時三鎮客兵防秋歲用帑金常一百五十餘
萬奏請添發亦不下數十萬其後節省益多歲用七
十七萬有奇奏請添發止三十五萬八千而已萬達
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已得旨而巡撫孫繼魯
阻之且語侵萬達萬達再疏辨帝為達總魯詔獄悉
納萬達言萬達更事久熟悉塞上情形帝倚嚮之所
請無不從獨言俺荅貢事與帝意不合先是二十一
年俺荅阿不孩遣使石天爵等款大同鎮達僅求貢
言獻情甚悉謂小王子等九部咸任牧靑山艸中國

縑帛而入掠不過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計惟
貢市足以致之又完因故今天爵輸誠請甚力而朝
議疑之竟不納既而天爵等復至巡撫龍大有執之
復言以計縛致大有逆進兵部侍郎文武將吏遷擢
至數十人而天爵磔于市教怒不俟秋即悉衆入寇
所克村堡甘肅之信使阻絕者五年會玉林衛百戶
楊威為教所掠威自說能成貢市遂見釋同掠者並
得還俺答阿不孩因復遣使三人款大同左衛塞而
遣帥家丁董寶等徂天爵前事復教之以首功報萬
連疏言北敵在弘治前歲入貢于時疆場稍寧自宣

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漸輕中國貢道不通侵犯日棘已四十餘年矣前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竟疑阻中止通年石天壽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乃今復歸所掠懇乞通款借曰不許猶當善詞諭遣乃復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必且忿怒恣睢彎弓報怨將來緘有畏慕之誠亦將回顧皇惑以今日之事為戒請亟誅賢等榜之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預解其蓄怨構兵之謀帝曰賊情叵測遣臣嚴兵待之毋多言未幾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諫款萬達為之奏曰今屆秋期彼可一逞乃屢被殺

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
酋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之臣職在戡
守貢亦併不貢亦併初不緣此自懈也兵部尚書陳
經等言敵情難信請勅邊臣詰實貢萬達十日內回
奏萬達乃遣還其使約取要領至期而使者不來萬
達慮廟堂有意督過之遂以使者已去無可詰究為
辭已而使復至則拒之自冬涉春繹絡款塞邊臣茅
以好言慰答而已俺答以既通好款處其衆不復設
併遇哨卒亦不殺至四年四月復使李天壽來詞益
恭順萬達又為之奏曰敵自去歲至今懇懇以求貢

為言去而復來莫能止也計必斬其使或乘其近邊
搗其虛俘其生口乃可以一意拒絕但恐直反在彼
曲顧在我俺答固梟獍之雄也執詞鼓衆矢誓報仇
攻我必力我將不得已而慮之衆寡強弱實不相當
難恃有邊牆為禦而聚兵轉餉必自倉皇無待防秋
已先困竭况今宣大有版築之役正當羈縻籠絡使
無過擾請限以地而于塞垣之外受其方物限以人
而質其親族頭目于鎮城限以時而頒賞緡質遣之
使者必在秋冬之交彼若悉聽處分即許之納貢不
聽則曲在彼即拒絕之亦無不可故以來貢為決不

可謂而不揆理之曲直事勢之利害緩急非虞禍者
也以貢為足恃而解其防又廢羈縻籠絡之術而一
任其所請非量敵者也惟陛下裁察帝責萬達責奏
卒不許蓋是時曹鏡有復套之議將督兵出塞夏言
主之故力絀貢議且以復套事行諸邊臣鏡之萬達
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
寇往跡具在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
犁王庭既殘破其部落斯時乃木暇舍黃河而衛東
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為異
域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乃竟因循盡

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然弘治以前我軍
猶歲常搜套嗣是我謀既踈任彼出入涉流履米揮
鞭近塞今且盤據其中恣畜牧遊生養孽之為冢成
業久矣欲一舉而復之母乃不易乎夫敵有盛衰我
有強弱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非如
昔日奔命窮荒者比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山川
之險易捷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
軍深入其境能無慮乎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
塞三日而疲彼騎偏野一呼可集我以數萬之衆深
入其地緩行持重則併我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

後小有得利則歸師尚艱芻藁倘失全軍殆矣且尅
日有定期表糧有定數彼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
之後彼或保聚或佯遁逃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
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
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
糧道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之
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
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于黃沙白
草之間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
之期春夏馬瘦為彼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彼

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彼必
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
不甚相遠也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即使春夏馬瘦
而彼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
冬馬肥而彼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
我也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
待三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無日讖者
但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
不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
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走

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彼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閔敗塵陷汝事勢異也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彼原不以為利故雖少有侵取而彼不恤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四時駐牧一旦取之彼肯晏然已乎事體異也若曰伺彼出套據河為守先亟築渡口垣墻以次移寘邊堡似若可為而不知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以出築垣二千餘里亦豈不日可成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共居而遊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軍食糜且億萬自

內輸邊又自遠輸河飛輓之艱所當深慮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未孰能逆覩必彼有其隙而後我乘其敝可也今塞下之民喘息未定沿邊之卒瘡痍未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者也議上不省其後俺荅與小王子有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以其謀未告請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萬達以屢蒙嚴旨不敢奏聞至六月使者再來萬達為委曲言于朝帝竟不許二十七年三月萬達又言諸酋以求貢不遂既慙且憤犇言大舉犯邊然據歸正人供報彼猶以求貢為言臣職在封疆豈敢輕聽但

兵家之事必揆彼己度利害乞早定廟謨令遣臣得便宜從事希恕切責之自是通貢議絕塞上無寧歲矣其年八月俺荅擁衆犯大同攻墻不克退攻五堡官軍出塞與戰於弥陀山却之相持月餘竟不得入遂疾趨山西犯小紅門樵兒山諸處以有倖敗還踰月又犯宣府大掠永寧陜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人萬達坐停俸二級戍錄弥陀山功還其俸明年正月俺荅糾衆將復寇宣府總兵官趙卿怯懦不任戰萬達奏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代統其兵未至而寇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賜江瀚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

南下駐陸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空
道反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游擊王鎬大同遊擊袁
正遇于陸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寇移營南向會尚文
提大同兵萬騎至泰將田琦亦率騎千餘與尚文合
遇寇曹家莊搏戰竟日相持未決次日復殊死戰斬
其四首奪其旗寇氣為沮然猶據險莫肯退萬達躬
擐甲督泰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麾下有止之
者萬達叱之還乃躍馬為諸將先距敵四十五里時
東北風甚烈俄轉西北萬達命順風鼓噪車數百兩
曳柴從之揚沙蔽天寇大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結

隊刺遁諸將追擊連敗之寇狼狽出境時帝已遣人
偵知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
史五月遂召理部事先是張瓚為兵部八年遇事盡
壞毛伯溫繼之庶事稍飭歷載金唐龍路迎皆未久
輒易陳經趙廷瑞雖稍久然常才部事廢隳如故至
是萬達力振之甄別將才疏令邊塞方有指畫以父
憂歸明年秋大同失事督撫郭宗鼎陳耀被逮詔起
復萬達代宗鼎萬達方病疽結廬墓間上疏固請終
制未達而俺荅直犯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得罪遂
即以萬達代之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詔以

金革事重不敢辭倍道兼行四十日已抵近京當是時寇氛方熾帝日夕俟萬達至意逆之以問嚴嵩嵩言寇志在肘腋諸臣觀望不進恐非君召不佞駕之嚴帝曰然人臣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遂用王邦瑞于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曰萬達背君欺慢念守制姑奪職聽別用時嵩父子市權賄貨官以賄遷吏兵二部無敢統者萬達將抵京不先奏記謝嵩嵩遣人諭指亦不應嵩知終不為己用故乘機中之而仇鸞時為大將軍素銜萬達亦為讒言構于帝故萬達遂失眷未幾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經畧紫荊諸閩三十年二月以京察自陳乞終制帝
疑其避事免歸瀕行疏謝復捕鴆字為不敬斥為民
明年十月兵部尚書趙錦以附仇鸞戍邊復起萬達
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歿既墜身
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
畿魏良政友善講論不輟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為
人剛介坦直勇于任事雖蹈艱履危意氣彌厲臨陣
嘗身先士卒南北征討規畫盡善尤善御將士得其
死力論者謂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宵竅
者萬達一人而已隆慶中進益襄毅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舉于鄉歷官御史終四川
僉事博舉嘉靖八年進士除藍屋知縣調長安徵為
兵部武庫主事歷職方郎中十八年大學士程鑾巡
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
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未
者滋衆不能給博請鑾坐堂上盛儀衛集諸番轅門
外數以天子命使至不悉衆速迎將縛以屬吏諸番
震懼羅拜請罪乃稍資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
大喜遂薦博可屬大事是時吉囊俺荅歲盜邊羽書
指至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有所

密謀恃隨事條答悉當帝指後毛伯溫代璘以恃久
次當遷特奏留之然竟以資深出為山東提學副使
遷督糧泰政二十五年起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恃以足造莫善屯田而屯政不舉由催科擾之種未
入土名已登冊往往逃去乃奏請募民墾闢永不徵
租其舊寄徵租而復荒者一體蠲除詔舊田蠲租十
年餘如恃議由是屯利大興土魯番貢使多至八百
餘人前撫臣傅鳳翔不能過悉處之甘州恃按故事
遣半居肅州而列上便宜八事自是五歲一貢赴京
者不得過五十人供億大省又以守邊利扼險為修

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
於是聲勢聯接哨守為便初罕東屬番以避土魯番
亂移居肅州境上族類日繁時與居民相戕殺監生
李時賜以為言下守臣經畫博為築金塔白城七堡
召其酋語之曰若屬焉此非久計吾已擇水草善地為
築城堡作渠壩致耕墾具界若屬往居之諸番歡呼
聽命徙去七百餘帳三千四百餘人仍與為期約朔
望許入城市易旬外不得與軍民交通旬是數十年
大患頓除部內饑發粟賑貸復奉行救荒四事又鑿
龍首諸渠借公帑三萬金置耕具募民墾田萬餘頃

二十八年正月套賊掠永昌鎮羗諸處總兵官王繼祖督諸將禦却之四月復犯鎮番山丹叅將蔡勳等三戰皆捷斬首百四十餘級獲馬畜糧重七萬進傳右副都御史明年以母憂歸初仇鸞鎮甘肅總督曹統劾之有詔逮治傳亦發其欺罔貪贓三十事後鸞得釋憾傳不置及拜大將軍數數傳帝雅知傳才器不行三十一年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明年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朔河川入議者爭請為備而水湍悍不可城傳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其防遂固遷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以七月

分兵守陴博曰寇至尚須鎮靜奈何無事自擾罷其
令其冬代何棟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謂薊鎮切近京
師惟擁護畿甸防衛陵寢為大禦寇之計敵敢不如
慎守要使匹馬無入而已乃分布諸將畫地防守三
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米孫糾諸部十餘萬騎犯薊
鎮百道攻墻帝懲往事憂甚數遣騎偵恃恃時探甲
登陴止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據墻力
禦帝聞大喜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益昌亦被賜恃
宣帝德意人人爭奮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
山口驅衆登墻官軍斷一人腕遂不克登退保虎頭

山博募死士持火器夜震其營竟夕三四發寇衆擾
亂不得息比明悉遁去以功進右都御史詹子錦衣
千戶明年打來孫復以萬騎入馬蘭峪博遣益昂擊
却之三月遂代蘇豹為兵部尚書其冬錄防秋功加
太子少保是時嚴嵩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為所撓不
獲舉職博至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思有以中之會丁
父憂歸異博不復用矣後二年兵部尚書許論罷帝
起博代之博時未終喪方疏辭而帝以大同右衛圍
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率師赴援博家本山西
遂墨緣馳出關未至而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

去時右衛被圍已六月守將王德執亡城中芻粟且盡士皆死守無二心博優加褒卹奏行善後十事事訖當還給事中張學顏言右衛死喪未收瘡痍未起不可無博鎮撫乃命留鎮博亟請蠲大同被寇州縣田租軍民大喜因命其丁壯驍雄者名為義勇分隸諸將軍聲援振博以邊人不習車戰故寇入輒不走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使聲援相接又言大同邊牆傾圮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遏寇使不南宜以繕治墩堡為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絕賊窺紫荆之路併

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賊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神池
諸塙塹以絕賊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得達即馳騁
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不得不北矣若針蒿全
非修復邊垣不可更條列十事奏之乃于大同牛心
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連
鎮城濬大濠二各長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以五旬
訖功賜勅獎賚先是帝數欲召博選部又虞防邊無
人以問嚴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
畢徐議其寘帝遂不召至是秋防訖兵科都給事中
王文炳請召博選終以防邊非博不可命加太子太

保留鎮如故時賊酋唵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
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賊營賊
稍徙帳速塞自仇鸞開馬市賊毀墻入不能禁而故
總督翁萬達所創邊墻日益隳至是塞上少警博議
修築估費二十九萬帝見他鎮修邊動數十萬而博
費獨少且功多則大喜顧輔臣命亟予之時內地民
多為寇所掠博廣行招徠一歲中歸者至千六百餘
人又以宣大荒田水利宜加意開濬請視旱田例薄
徵其租報可三十八年薊遼總督王忬被逮移博代
之博畫地為十區令諸將及諸道監司分區拒守約

同時舉砲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里砲聲相
屬諸酋震聳終歲無敢近塞者遼東饑請米六萬石
賑之時秋防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素
黨嵩獨難之鄭曉時署兵部爭之曰楊公在薊遼則
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
甚每遇風霾以為兵兆慮博既入邊臣無如博者數
諭博早為計博益悉心籌畫每先事為防帝眷倚若
左右手時胡宗憲以獲王直厚賄嵩求封爵博持不
可及廷議又與尚書吳小力持之事竟寢而嵩銜益
甚帝知博深不能間也四十年八月帝語閣臣曰自

博入朕每慮邊務今秋恐有犯者其語博預為謀博
言今之九邊以薊鎮為重蓋腹心既安肢體自可無
患請以六事獻大畧先勅邊臣逐大同之寇使不得
近薊鎮又令宣大諸將從獨石偵實情形預併黃花
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閔即首功也帝是之當
是時西北既歲被兵而江南北浙江福建又苦倭廣
東廣西苦盜賊帝責成本兵甚急博調度區畫日無
虛尋南寇以次漸平而北寇獨熾如故四十二年十
月擁衆窺薊州前鋒陽指遼陽總督楊選信之帥師
而來博策賊詐檄止之又手書三徃之卒不得博相

凡曰今茲敗矣急徵兵入援而鎮騎已潰墻子嶺入
犯通州京師戒嚴帝嘆曰戾戍之事又見矣博夜宿
部中籌畫兵計至不暇寢食條上戰守十事時所徵
諸路兵悉至宣大遼東傾鎮來援之命宣大總督江
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
兵分布城內外賊見通州併嚴解而東躡順義三河
諸縣援兵皆觀望不敢戰俟其飽掠引去然後潛尾
之視賊軍為疾徐終不發一矢惟取道甓及零騎傷
殘者報首功而已帝怏怏謂博曰賊獲飽颺何以懲
後遂誅選帝自殺丁汝夔楊守謙後中外震悚至是

博亦自危類徐階力保持之帝亦念博前功得不及禍博乃連上劄鎮及山西事宜復集廷臣條議更置將領先後數萬言具盡曲折帝留心遣事嘗手自批荅不盡閱閣議也四十五年改吏部尚書陰屢改元博首請遵遺詔錄用建言訪臣死者贈卹穆宗可其奏天下快之時方計羣吏遂極意推賢能罷諸不職而所黜無山西人給事中胡應嘉謂博死鄉曲不公博連疏乞休并慰留且謫斥言者明年廷臣議舉邊才以南北區分博謂地產不同器使則一如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騏以北人用之雲南

各著聲績宜勿論南北務當其才帝深然焉一品滿
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恐啓巡
幸之端率同到疏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除名博等
又爭之博持議多嶽嶽久典樞要不能無得失齟齬
三年冬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之忤旨遂
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五年春大
學士高拱掌吏部荐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
部事陳薊昌二鎮戡守方畧謂今之議者大抵以守
墻為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欲墻外邀擊猶害七
而利三若墻內格鬪則利一而害九矣蓋因墻據守

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為總督時嘗
拒打來孫十萬衆于邊牆先帝誤錄臣功臣益習勤
事以為當守牆無疑也因陳明應援中駐守處京營
輸屬夾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悟叟碩臨事安
閒有識量自翟鑾幕府知名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
終以兵事著當嘉靖中言囊俺答陸梁邊陲歲告警
文臣知兵如翁萬達中壽死博稍晚出在廷臣惟博
可方萬達者賊東則移之東賊西則移之西事急則
出之于邊事寧則還之于部世宗所倚賴惟博一人
臣是復起兵部而那吉來降俺答已受封順義王稱

臣修貢冠華遂稀及神宗嗣位九達蓋無事矣六年
六月高拱罷乃改傳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
秋疾作三疏致仕適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襄毅
當高拱柄國時深疾徐階欲中以危禍傳辨之力慮
其不解復造拱拱辭以疾徑入堂呼曰相公磊落丈
夫何稱疾為拱不得已杖杖出傳乃好言曰人言公
督過老夫老夫老矣前待罪邊疆得過嚴氏微徐公
幾不保首領在本兵又有思陷之者賴公而全今徐
公有急博幸未死敢不保以殘年且浮薄之夫交託
人意異時公或為徐公老夫不即死當以百口保之

公能釋然乎因索巨觥連浮白數十盞出拱心動事
得稍解其後拱為張居正所逐將屠致其罪密以咨
博博毅然爭之居正氣為沮及王大臣獄興居正與
馮保將借以殺拱博間語居正曰事不可誣高公雖
祖泰天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發赤而退都御史
葛守禮語博曰事急矣非公莫能救即同造居正博
曰願相公持公議養元氣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
政及後數公連相傾軋可為啟鑒居正憤曰二公謂
我甘心高公耶博等曰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
以曰天非相公不能耳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

會訊希孝懼甚恃陰為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政供又令拱僕雜稠衆中令大臣識別茫然不辨也事乃白人以是益稱博長者子俊民尚書俊士推官俱由進士俊臣叅政由舉人俊卿以父任為錦衣千戶復舉武會試第一官都督同知俊卿子元祥亦舉進士官翰林簡討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時高拱柄政其甥劉生得罪杖而黜之拱兄兪都御史捷致有司請祠於鄉俊民惡捷嘗手办其子弗許尋轉右叅政萬曆初入為太僕少卿父恃致政侍歸及起故

官三遷右舍都御史撫治耶陽進右副都御史移山
東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掄力克嗣封後民言
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勅西部使盡還業中
定市額使無溢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十九年還理部事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銀二
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宜
核減請集廷臣雜議理財之策是時寧夏朝鮮相繼
用兵芻餼煩促蓋以長公主婚仁聖皇太后喪兩宮
三殿災估計土木內度趨辦金珠費無紀極所以補
塞者百端僅免乏絕已而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

米各數十萬俊民拮据枝梧人猶議其稽緩因自劾
求罷疏凡六上不允小人窺帝好利競請開礦俊民
力爭不得于是礦稅諸使四出利歸權閹而天下騷
然後民屢請以徵稅事責成撫按罷內臣毋違不省
在事凡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俊民遇事
精敏以國家多故盡瘁經營當時論者猶褒譏相半
後叙東征轉餉功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論曰古者六軍之將皆以命卿故晉卿稱元帥方叔
為元老江漢采芑之篇並可徵也世宗朝天下多故
美當時大臣才優文武者殆難其人其間運籌奮畧

卓偉可稱者惟翁楊二臣而已萬達故重邊場設險
自固兼有長驅野戰之功博亦計在守塲然古北之
役擐甲衝鋒匪直指麾號令而已陵遲至于木造葦
繼之士肉食鮮謀而又蔑視熊羆儼同犬馬與尸棄
甲之禍所由來乎

明文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四十八

薛宗鑑

曾

弟

楊最

楊爵

浦鑑

周天佑

劉魁

楊允繩

馬從謙

何光裕

沈來

郭希顏

薛宗鑑字子修海陽人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舉進士薛氏自行人侃受業王守仁率群從子弟咸往從之宗鑑亦守仁之徒也始授貴溪知縣執父喪哀毀過禮服闋補將樂調建陽未予後復之以主祀事俗生女多勿舉宗鑑力禁之歲饑賑倉粟先發後聞

全活無算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為戶部所劾勒還任至則民爭輸賦課吏最仍召入垣先是福建布政使查約奏議楊瑞以巨盜反獄被殺都御史王應鵬請加衆恤宗鑑言約等特倉猝遇變非為國死事議遂寢奉命巡青馬房牧地文籍浩煩故無閔防胥史宗鑑請得之駙馬都尉鄔景和占奪武清草場奏歸之官召佃充賦再遷戶科左給事御史部尚書汪鑑以私憾假大計斥奏議王臣韋商臣縣丞葉洪等數人宗鑑疏白其枉請復之鑑抵宗鑑挾私亂政帝以先許言官論救置不問語具戚賢傳其

後錄愈驕恣帝亦漸厭之會御史魯紳與同官戴銑
劾南京尚書兵部劉龍刑部蘇賢侍郎戶部張雲刑
部陳璋工部甘為霖大理卿王紱太常卿沈光祭酒
吳惠甘肅巡撫趙載不職銑獲疏俱稱其賢留之帝
召見大學士李時言錄有私因留雲為霖載三人罷
賢璋先改龍紱他任宗鎰與同官孫應奎交章言錄
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
且銑選授不公縱二子為奸利乞亟罷斥以昭聖斷
錄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中翁溥何天啓沈繼美
馮汝弼滿子正御史曹達王廷復相繼劾銑銑又抗

辨且極詆宗鑑等挾私請下法司高問于是卿復上
言鑑不畏朝廷公為欺罔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
杜口已三年矣蔽塞言路罪莫大焉乞立正厥辟疏
入帝果罷鑑官而責宗鑑言之不早又惡卿諍臣杜
口語執下鎮撫司鞠訊詞連應奎達及御史方一桂
命付杖之闕下斥宗鑑卿一桂為民錫應奎達天啓
維美汝弼子正達廷級調外宗鑑卿竟死杖下時十
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鑑官贈太常少卿卿字
習之霍丘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既劾
劉龍等奉朝成憚之及廷杖蚤斃曰臣言已行臣死

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遼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還尚書李鑑劾之有詔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征從之是時部郎奉使還者率厚賂其長最獨無有故為鑑所劾既而欲為民請命乃稍遺之事遂得免歷部中治水淮揚值世宗紹統最上言寶應紀光湖西南高東北下往來運舟行湖中歷三十餘里而東北堤岸不踰三尺而盜風厲輒至衝決不惟阻壞運舟即鹽城興化通泰諸州縣良田悉遭其

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身勅大臣加修
內河仍培舊堤以為外障可保百年無患是為上策
其次于綠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堤使毋庫
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莫無事一遇溢潦
蕩為巨浸是謂無策工部議用其中策馬士為寧波
知府有善政嘗奏言浙東諸府歲造貢幣徒耗財力
不足供尚方用請罷之詔自今悉以銀充幣民以為
便屢遷貴州按察使入為太僕卿時世宗好神仙方
士段朝用者出入朔園公郭勛家勛以其所煉白金
製器百餘進之上言此臣客所為誠以此器感飲食

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信之立召見朝用與語
大悅朝用益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
死藥可得帝益喜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
年親政如初命下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
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
仙耳神仙乃山棲深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
袞衣玉食而能白日御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陛
下誠恭默思道不適聲色則不求仙而自仙不希壽
而自壽疏入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
最既死監國之議亦罷明年勅以罪斃獄朝用詐偽

事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
楊爵字伯修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
耕隴上輟扶冊以誦兄為縣吏坐忤知縣繫獄爵枝
牒直之并被繫從獄中上書于後知縣見稱奇士立
釋之資以膏火爵益奮于學立意為奇節從同府韓
邦奇遊遂以學行知名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時
帝方崇飭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日
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剝道殍食之莫緩須臾死假
令周公制作盡復于今抑何補于老羸饑寒之衆奏
入爵知必獲罪反獲俞旨為行人三年擢御史以母

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人皆異之。推車糞田
妻饋于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常是時
大學士憂言。朔國公郭勛有寵。用事歲頻饑。旱天子
日夕與方士建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經年不視朝。
而太僕卿楊最。復以諫死。會二十年元日。敕靈言等
作頌稱賀。壽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疏。極
諫曰。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內而腹心外而
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方。且奔競成
俗。昧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鏡誦而
效流。為欺罔士風。人心于此頹壞。而國之所恃以為

國者掃地盡矣以危為安以簡為利諍臣拂士日並
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之大
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陽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
既而一冬無雪元旦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
遠近所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
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已甚乎邇
聞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而陛下寵之使之檢
悉肆毒由是羣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之禍可
勝道哉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
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

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巡視南城一月
凍餓死者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之
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
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
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
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
日事土木以結怨于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
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
放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
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教陳復未

得一聆天語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通
者普天之下雍雍入覲孰不欲北面舞蹈以慰快睹
之心哉倘未能瞻天顏于咫尺恐人心日益怠媮中
外日甚渙散非陰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
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
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
赤綬賞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首物而所為一至
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昇之奇邪之徒
流品之濫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
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

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之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
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
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
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
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敢以直言冒天聽言過激切
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于天威懷危慮禍未聞
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之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
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
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志蓋杜口則讒說

文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夫人心
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
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時帝
方惡言者中外相戒不敢言而壽詞過直切帝震怒
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閔以五木骨段若懸珠死
一夕獲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
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得納食飲壽屢瀕于死
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鏗以拷壽先後
筮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躡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
躡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

十四年八月有神降于箕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
踰月尚書熊浹言箕仙之妾帝怒曰我固知釋爵
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
十日見校尉復至與共麥飯飯畢既就道其人曰盍
處置家事爵送呼其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
顧左右觀者為泣下爵容色自如比三人至復同繫
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
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火光中若有
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家居二年一日晨起
有大鳥集于舍爵曰楊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

陸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曆中賜諡忠介爵
之初入獄也帝令秉厥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枚尉周
宣稍左右之遂受譴其再至也治厥事大監徐府奏
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在繫七年日與
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
中作也

浦鑑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
有異數嘉靖初召為御史時刑部尚書林俊去國而
中官秦天已斥復用鑑疏爭之曰伏見近日先林俊
致仕起秦文使為守備明者初頒群臣惶駭皆疑正

德之風又將繼作陛下踐祚之初謂俊德望風著以
禮召用文逆黨羽翼斥令既閑邪正之辨可謂明甚
以按天下忻然皆謂太平可日月異乃數月以來圖
治任人漸乖物議符臣工願忠之口撓大臣獻納之
誠政闕奄寺則累疏弗行事係戚昵則一犯即怒是
君子進而不能用小人退而不能遠臣恐去者不獨
一俊而進者且不翅什伯文也又言武定侯郭勳姦
貪無狀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
除起掌河南道事十二年春給事中饒秀以考察被
黜訐錄與其同官張祿段汝膺給事中李鳳來考功

却余循緒相邀為私會談省者得失非人臣無私之
義銘等遂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荐起故官出按陝
西連上四十餘疏皆軍民大計總督尚書楊守禮稱
其賢請破格起擢未報時楊壽以直諫繫詔獄銘馳
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
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此御史
壽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
言壽懇誠守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壽本
以輪列邪勛遭罹罪罟今勦奸狀大露陛下素致之
理則壽之前言未為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如日月之

照賜之矜釋使到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
既奏帝大怒趣縱騎逐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
常萬人皆號及曰願還我使君發檻車二千里赴徵
紫已病既至下秘獄拷掠併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
鉄櫃爵迎及之鎔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
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卹典視爵等

周天佑字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撻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
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佑應詔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
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為祥之會也

乃今闕政不之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歟以聖明采
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甚也蓋示人以言
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
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
今繫獄已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人
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賊默逢迎之君子不難
也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
臣哉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善一怒上帝
臨之陛下試一思焉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于天
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濫先朝露使諱

臣飲恨直士寒心所聞聖德損益殆不細也願察爵
之言原爵之心不吝旌爵之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
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
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此屍出獄燼日中雷
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茅隔
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于樞而哭之慟者或疑
其故人曰否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
贈光祿少卿天啓初謚忠愍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
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

同知所至紫已愛人扶植風教士民畢立生祠祀之
入為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
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于太液池
西所司希帝意務極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
重禍先命家人粥棺以待遂上章曰頃泰宇殿大高
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
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
擬于宮禁園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無益
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

雖屢濱死講誦不輟在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
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
就獄復與壽怡同繫時帝威怒不測獄吏懼罪窘逼
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
微尤怒又三年與壽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卹如制
楊允純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
久之擢兵科給事中時嚴嵩獨相有詔廷推簡員允
純因偕同官王德沈末陳慎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
帝付之所司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
定西侯蔣傳志安伯張綱都督孫堪簡應襲子弟于

闕武場錦衣指揮鄭璽忽傳冠至沙河溶等皆惶走
惟允繩凝然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而
罰璽等俸允繩由是知名兵部尚書趙廷瑞有疾不
引退允繩言廷瑞舉動乖違所推將帥俱不得人如
安鄉伯張坤總兵官李鳳鳴參將徐浦都指揮楊鉞
皆近經論罷輒引連年保任稟為奏請宜治其欺隱
罪廷瑞遂奪職允繩居諫垣未久封章屢上如言提
學憲臣宜簡行誼可為人師者府州縣之職宜量地
煩簡為三等帝皆報可俺荅既入犯朝議方急兵事
允繩因建言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

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
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去
留詔皆從之著為令己又疏陳禁違四事亦報可再
遷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三十四年起故官是時倭
患林濱海州縣悉被毒免絕鄉亦中冠軍興三載戡
定未期而胡宗憲趙文華方督兵與嚴嵩深相結大
肆貪黷免絕乃極論獎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于
有司練鄉兵則不習團保甲則不嚴責魏鉤則不給
委哨探則不明豈督撫官不尊權不重哉此有故也
督撫准任例賂遺權要名曰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

其名曰候禮又或及俸營遠避難求去犯臯欲彌縫
失事希阮履輸賄裁道為數不貲此其物非從天降
地出也督撫取諸有司有司互取諸小民耳有司德
色以事上督撫醜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而
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恐區區才道待盡之
民不堪腹削必將挺而為盜國家隱憂且不止海島
間也其冬巡視光祿丞胡膏偽增物直至數百金允
純與同事御史張異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寔言宜
與隆重所用品物臣不敢徒取充數允純憎臣簡別
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誇宜

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絕及膏詔獄法司當允絕仗
內訴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翼言杖于廷翼言奪三
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絕竟死西市穆宗即位贈光
祿少卿予一子官天啓初謚忠恪膏尋以墨敗給事
中李用敬追劾之坐死

馬從謙字蓋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
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始親舟從夫
編之各州縣多以不習水溺死徐州舊有公田例取
其粟為公費從謙檄有司主出入募民習水者充役
有事則千夫雲集不煩徵發且以其餘賑民之無告

者二洪水險舟行觸石立碎復捐貲募工剷其境削
而平之漸成安流改官主客權尚賢丞以文優推擇
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進光
祿少卿典制誥如故久之理寺事從謙躬杖簿書綜
理精密提督中官杜泰乾浚光祿歲費鉅萬為從謙
奏發泰因從謙誹謗盜大官食物巡視給事中孫
允中御史杖斯柳亦劾泰如從謙言當是時帝方日
事齊醜惡人言及有言者即指為誹謗必置之死而
從謙勸泰奏頗及齊醜事帝由是發怒下從謙及泰
詔獄考訊已而所司言泰因公侵冒從謙挾私奏訐

俱有罪而秦所劾從謙誹謗語無左証不足深誅帝
怒奪所司俸下從謙法司擬罪以允中斯彬黨尻謫
遣方雜職于是法司謂從謙狂悖不恭難依常典宜
戍極遠秦付司禮監奏處帝怒不解命廷杖從謙八
十戍煙瘴秦以能發謗臣罪宥之從謙遂死杖下時
三十一年十二月也帝恨從謙不已久之光祿寺文
帝曰此非他故乃為從謙餘孽所致耳陸贄初卸先
朝杖死諸臣吏部再以從謙名上中官追恨沮之皆
弗納給事中王洽御史龐尚鵬交章力爭帝以從謙
所犯比于馬父終不許允中斯彬皆進士允中太原

人後累遷至應天府丞斯彬從諫同邑人

何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嘗偕同官楊上林蘇譽連章請召用道使帝可之吏部因錄上章極劾源清等三十人帝復報罷巡視京營勅兵部尚書路迎急廢戎務迎因乞休帝惡迎畏難避責竟奪其職久之與同官謝登之御史曹珮各建議劾財工部尚書切松獲從其四事冗費大省時遣事迫命光裕清理諸陵守衛軍因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累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呂元黃緣得僉書錦衣衛事總旗王松冒首功得襲

錦衣千戶光裕等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等疏辨力
詆光裕帝不聽竟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
有差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道依違鸞
議并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朝論未許命徵道還
光裕與御史革亭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
復請封號今觀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為謝恩况又
表文非出賊手欺罔實甚道不去則馬市封冊之請
未已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時
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試朝廷杖光裕
愷八十餘奪俸光裕竟以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常

少卿懷以進士授慈縣知縣徵拜御史既拜杖守官如故終湖廣副使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東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籍卹典嚴嵩格不予東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許近曹家莊之役一時奇功也雖爵秩未足酬勲宜贈以封爵延及子孫他如董瑒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死難已廟祀更宜賜祭以彰死事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至倖蒙忠勳反遭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哉疏奏嵩大怒帝怒下部院參

議吏部尚書聞淵左都御史者僞言末無他腸茅昧
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末詔獄已刑部坐末奏
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之于廷仍錮詔獄時末入
諫垣未半歲也踰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
寬末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末繫獄久衣食屢絕惟日
讀周易為詵解後同邑沈鍊疏劾嵩嵩疑與末同族
為之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賴徐階勸赦得免久之
嵩已逐末父年衰甚其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得罪已
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
姓臣因末無子為置妾潘氏此至京師末已繫獄潘

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
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體弱無資欲留
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
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竇陛下莫大之
德也法司亦為之請帝終不許先是帝深疾言官以
廷杖遣戍木足以過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
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難措語亦以
聞一日有鶴噪于床前未諱曰室有喜及罪人耶而
乘不已卒遂以奏帝心動會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
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未還其家未還父已

前卒束枕塊飲水佯狂自廢雨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為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于家竟無子

郭希顏豐城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秩滿進右贊善十九年有請薛瑄從祀文廟者下儒臣議獨希顏持不可事竟寢九廟災將重建詔廷臣議其制咸請復同堂異室之舊帝持之議久未定希顏傾險好事見張璁憂言革率以議禮驟責心慕之揣帝意務欲崇私親而薄孝武二帝乃獨請建四親廟祀高曾祖考而斥孝武二宗別祀疏出舉朝大駭

禮部尚書張瑩等斥希顏悖戾而希顏再跪持蓋堅
御史劉存德等劾之帝怒奪存德等俸然帝終以希
顏議不協衆心不用也而希顏自此得罪清議二十
四年京察希顏已選右中允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
拾遺及之邊錫秩調外再遷兩浙鹽運副使希顏既
失職佗僚無聊猶冀帝憐已得召用而憾大學士嚴
嵩抑之乃于二十八年復以前所著廟議呈進極抵
同堂異室之非語多侵嵩疏入帝雖責其清擾然未
之罪也久之罷官家居益鬱鬱不得志欲設事中嵩
冀以危言激論博功名且念帝春秋高非久當有易

位事遂以三十九年元旦密遣人至京師遍揭匿名
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因上安儲疏言往
歲恭誦聖諭欣逢帝立儲臣謂立儲難莫若安儲必
君臣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
安何以明之陛下于二王元輔固無嫌疑也自言者
倡為二王而陳廢嵩之說臣恐二王與嵩皆疑不自
安陛下宜彼此曉諭使之釋疑是謂君臣相信二王
同處繞隙所由萌陛下宜發明詔俾景王就國母令
繚絡膝下是謂兄弟相保且今日之時何時乎四郊
多憂非大聖人總攬不可蓋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既定從容而議建立無不可者是謂父子相體如是而後儲可安也疏奏帝大怒下嵩擬旨嵩佯若不喻擬下禮部帝曰爾不見彼懷逆意耶夫丘子為儲常也帝誰可建者遂降手詔曰不忠之臣不義之民以君相久位不得速見新主不攻君即攻相朕欲付之大臣則將疑其阿諛可全禮科會言官集議于是給事中藍璧等奏希顏大逆不道法司遂坐妖言惑眾斬帝從之詔所在棄市仍傳首四方時希顏方宴客緋衣坐堂上御史忽詣其第執而誅之妻子不及訣時儲位雖未定然帝初無

他意希顏無故發憤上書用自取死論者謂孝武二廟之靈假手殛之也或曰希顏疏故無建帝語實為父子易之陸虔時贈翰林學士官其一子已而其子瑞言希顏首尚在南昌天寧寺請得牧筭許之同時有崑山王同祖者初為編修以不職賜罷後起官僚遷國子司業以俺答歲犯邊請發內帑數百萬金購極北窮荒種夷與夾擊疏再上為言官所駁同祖益不得志二十二年請帝還居大內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天下時帝方學仙英長生諱言改元事見之震怒欲置重辟已怒稍解斥為民及是希顏觸怒死人多

為同祖幸焉希顏死後帝尋遣景王之國儲位竟定
翰曰世宗之世言路屯塞而諸臣猶抗辭危論不避
斧鑕何其壯耶蓋當時士大夫崇尚廉恥敦重節義流
風所扇浸以成俗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郭希顏既犯
清議復矯激以干時得禍雖烈亦無足惜矣